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之六十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



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

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同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己不便便不肯做○老

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
思慮之心這氣便羸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
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
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
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
常見畫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
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
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
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
靜無爲沖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
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入極神
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
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
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
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
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
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
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

子便是揚氏問揚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間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揚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揚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

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益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

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老子道可道章

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牝是牝只是木

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櫪謂之牡鑲則謂之牝鎖
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
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
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
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之意焉
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
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
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
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

是一例語某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
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
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
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
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
用不可知蘇穎濱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
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
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
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

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
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
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
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
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
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間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
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
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
效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

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
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
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
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
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
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
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
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
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

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
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
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
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
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說話都是這樣
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
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
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
當故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

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
便是殺人也無故其流多人於變詐刑名大史公將
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一便
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多
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
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
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
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
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
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

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浚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德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亦只是

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或問黃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

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
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
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大公
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
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
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
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
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
然後至於禮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
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
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
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
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
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
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
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
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
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
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
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
亦有善者○問商開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

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
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
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
習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
禮者不透則是他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
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
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
其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
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

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
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
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
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
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
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
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
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
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
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
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
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
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
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
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
爲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
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金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
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
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為
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
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
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
知處便在此○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
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
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者

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
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
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
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
只是不欲得○為善者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
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
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

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

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

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米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

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

章最佳

已下總論老莊列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

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

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
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
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
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
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爲之
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
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
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
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
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

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
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尚
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
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龐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
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
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
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
學未可以爲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

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爲虛無之論而忘警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文變得峻竒列子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無君此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莫以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

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
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
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
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不
能救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
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
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
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
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

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
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爲
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
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爲道
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
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
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
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
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
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

矣富矣而未及於教也此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岱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搖陞柁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

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執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

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
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
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揚
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
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揚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
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
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
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
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
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間
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間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
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
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
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
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
地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

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伍人爲軌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師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
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
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
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
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
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申兵之事未之聞及觀
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
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
文武並用孔子豈有負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
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
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
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
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
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
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
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

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

之說得之

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

揚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

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
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
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
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言性
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履今
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
其真箇同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
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
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

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
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
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
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則
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
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
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
為偽何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

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
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
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
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
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
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
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
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
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
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
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

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

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
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
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
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
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

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

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

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

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

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己自不知明招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

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招煌煌傍燭無彊孫子不虞以保天命孫子不虞則有之傍燭無彊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揚子雲云明招煌

煌傍燭無彊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子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得為大丈夫哉○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樵提仁義絕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怒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

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揚子雲作大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

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

星而應○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逝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逝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二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於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逝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

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
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
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
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
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
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
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
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

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歲是方
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
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
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
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
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
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變易作十部太玄亦得
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

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云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

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躋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一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徃徃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

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
亂道○王通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
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
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
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
方者靜曰此正例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
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
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
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

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
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揣摩去不得○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
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
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
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
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
取陳壽會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杜於河汾之
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

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
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
其書感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
未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
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
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
做雜伯鑑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
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
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
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

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
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
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
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
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
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
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
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比必因其續書中曾
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
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

子自居謂諸公可爲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克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季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克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

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忘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已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義以義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

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
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
書○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
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
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
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
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
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
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
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

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
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
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
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昏而升焉
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
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
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
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
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二何足以有所發

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子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

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
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
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
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
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
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
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
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
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

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
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
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
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
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
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
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二姑託空文
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
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

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
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
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二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
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二
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嘆哉○王通也有好處
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
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
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
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
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
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
書詔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繁然可為後
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心子
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
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
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
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
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論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
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二有得於王氏之

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
文中子髣髴某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
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
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
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
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
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
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
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
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者能
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
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
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此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
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
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

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

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為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間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

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雖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

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

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麗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上者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

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得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濶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

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之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這一邊之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麓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

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舐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者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

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亡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闕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佐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佞神愈

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踰而後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盖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於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

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已下總論荀揚王韓

荀卿才高學

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鄉不傳揚子云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怒○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

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二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揚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揚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

子不得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明不識道理恍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怒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怒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

得也揚子云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大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竒耦竒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這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性清性靜惟

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
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又
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
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
多事相湊得好如見甚荷蓀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
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
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
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言雜
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
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
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
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
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全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
與問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
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
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
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
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
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

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
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
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
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
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只有文中子韓
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腳淺
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
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
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

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
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
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
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
荀揚王韓四子曰九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
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
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
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
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
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

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撐拄襯筆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一篇可見也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老如反離

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柰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為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

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二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政故裝點幾箇人來做

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毅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夸大續書續詩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

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之成矣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也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更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濶緣他於事上說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益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議分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其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

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
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
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
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
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鶩衆莫能及譬
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
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
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
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
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
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按本塞源以一學者
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束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
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

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為世人讀
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
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
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
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
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
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
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
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
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

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
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
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
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
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
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
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
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
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誣哉近世攻釋氏者如

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矣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

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

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徇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按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取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何如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爲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謫則表裏皆謫豈可以析精粗爲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爲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識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

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
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
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
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
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
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
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
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
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
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

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
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疵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
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
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
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
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
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
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
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
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此皆蘇

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
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徃月來遂
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
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
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
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
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
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
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
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

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
然有歸則學者何將所適從以知所向况欲望其至之
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
範但其辭意矜豪詭譎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
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
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
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
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有
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
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

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
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
氏二程氏爲姦程氏以蘇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
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
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啟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
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
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
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
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
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

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
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
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
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
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
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
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
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
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
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

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

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大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

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

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傳說文王之於大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收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由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

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為所殺則
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
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清
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
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
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
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
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

外威嚴也

伊尹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
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為是一
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是一
截人

總論

程子曰吾帝公天下故興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

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知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則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性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或不諫亦入文王也

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閭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聖湯武有
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
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庸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
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
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
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
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崩殯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能背其父而不
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
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
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時之功終
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
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讎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
名也讎不復名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
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
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
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
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
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
管仲所耻而不爲孔顧歆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而
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
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
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
以天下爲莫己若也朱紘而鏤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
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
治人斯言得之矣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
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
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
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
是小人穿之窬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的以長正也獻

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苟息爲國王卿君所倚信不能
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苟則息之
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
左氏之志所以貶苟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
有九年其所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
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
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
素以義禮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

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
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欲犯可
及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咄咄然如
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
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
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
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

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
無他有禮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
則昏於養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
戒諸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立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
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
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
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
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

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
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入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
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
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
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
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
公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九四
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
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

子產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有所事四公皆允庸之主不足以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

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千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千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

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過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之開闢也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捨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吏有謫籍及贅婿賈人又父母有

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哉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首後不柰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

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
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廢氣力被他善守後
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
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
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
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
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其劫用
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
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桓有一田單盡死節恁
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豈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

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
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
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憫曰
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是箇絮底
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得必不看下智
歎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備其機矣嘗思
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典
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決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讎激之也故善用入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雖尋常之人皆能自以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知之者蓋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為反間是必左右近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為利括之為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國其主不知之矣○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為之兵端一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垂得之

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述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出人之近哉一旦受人之

養於鞶圈之中則與鷄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悅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徃徃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養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節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列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

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邀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憤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蔣相如未嘗不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作三寸舌入眈眈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亦是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

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古人之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輒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崇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

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是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為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

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事此說也大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壁要知恁地說也不得和是壁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

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廉頗 蘇秦 張儀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己而發於人焉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壤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

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中清潔白固無待於辯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

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直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睢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制此穰侯之功也范睢非能為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襄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皆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

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
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
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
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網地維一墜而難
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
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
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

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
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
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
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
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敎使
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
後日必被其禍則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
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
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

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政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廷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任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入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折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事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汙行潦弱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

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
龍之顧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
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往歸
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按
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事當復如
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
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
誦成而首事志在免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
其用軍行師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

一旦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焉止誰屋也在天下後
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
涉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之
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之成卒
猶能為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
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
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勅川湮人
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

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
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
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
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辯土田
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寡之制而受之定公侯伯
子男之而封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
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廢物大侵小強侵弱
智詐愚禹之制浸黎浸秦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
正之明其等由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修
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廢物大侵小強

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黎浸壞以至于紂天下大亂而
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
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廢物
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黎浸壞先變於齊
後變於魯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旣亡
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
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
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刑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

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来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犯睢傾穰侯之故却自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難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政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功之已不善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為有病然彼其立論非為政取者謀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謀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於他入
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阬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
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碁曰碁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
某嘗見高碁云高低碁不甚相遠但高碁識先後着耳
若低碁即以後着為先着故敗昔有高碁曰漢高帝方

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者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著為先著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為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耳若低棊雖是提耳明而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高帝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過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曰只緣

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廣武之會大公既以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大公之歸也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戰耳亦救大公不得若分羹之語

自是高祖說得不是○高祖斬丁公赦季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蓋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既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而誅之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将故以為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歟予每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昌者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

衆為義帝高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問高祖規模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為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耻諱不欲自貽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

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婁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定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一用人之言鮮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有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邀功於遠夷此念旣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婁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

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

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於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致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草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

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
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始以
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
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
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
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
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懷
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
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
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

亦天也○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
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帝之於懷王也君臣
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
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
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
法三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
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
於兒曹嘔咆之為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
以媚悅斯民孰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
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輩嘔咆

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
憐恤之意雖草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
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尾大不掉之患
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
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
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
此兼漢初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
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問漢高人謂其寬仁
長者韓彭英盧曾未免於誅死何即曰方事之殷能奪
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

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問漢
高祖為義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
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負
己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為名但一則豪傑起事舉動
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為義帝發喪無君之罪
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是自推
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峻處得都行得若全推
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
輔翼之也躡足不悟後大害事

文帝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使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耶雖親不可廢果不賢耶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大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更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為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為刑民只要理會自己亦不說要慘酷但用

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術九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問文帝欲短喪或者要為文帝遮護謂非文帝短喪乃景帝之過曰恐不是恁地文帝當時遺詔教大

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織三日或人以為當時當服大功者只服十五日當服小功者只服七日當服織者只三日恐亦不詳恁地臣為君服不服則已服之必斬衰三年豈有此等級或者又說古者只是臣為君服三年服如諸侯為天子大夫為諸侯及畿內之民服之於天下吏民無三年服道理必不可行此制必是秦人尊君卑臣却行這三年至文帝反而復之耳

南軒張氏曰文帝初政良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為慮深遠懇之意有以得人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則文帝以廢子居藩國入踐大統知己之立為漢社稷非為

已也故不敢以為己私有司請建大字則先示博求賢
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淮南王有司請王諸子則先
推諸兄之無後者而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義誠足
以感人也凡所以施惠於民者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
乎其間千載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史於其編年
曰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相驩洽乃修代來功觀
諸此又可見其明先後之宜而不敢私己記史者亦可
謂善發明矣其待夷狄蓋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恣
自高帝猶難於服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遣以一書而
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皇恐報書

不敢慢予嘗詳味帝所與書則知忠信之可行於蠻貊
也如此書之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子也棄外奉北藩
于代蓋後世之待夷狄徃徃好為夸辭於是等皆在所
蓋覆矯飾以示之者也而帝亦以實告語之其彼亦豪
傑也見吾推誠如此則又安得不服故其報書首曰老
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則他敢以
越吏為嫌哉若吾以驕辭蓋之則彼亦且慢以應我必
然矣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可不信哉以文帝天
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
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降權申屠嘉

之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自多所可恨而卒亦不見庸也故以帝之賢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民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即位歲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即悟也其中詔有曰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邪潛室陳氏曰先儒謂井田學

校封建內刑四者廢一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之者此蓋損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成康復起不能易也○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聞有無情少恩之病何邪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朝賜

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異不幾於姑
息之政歟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已唐
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問悔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文帝
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曰悔翁此語止謂秦漢而下
不曾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只是天資粹美暗
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帝是若似此人主更從學問
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問天下之患莫大於
本小末大周之內輕外重宜若難久而卒綿遠漢之內
重外輕宜若是以相制而猶有七國之禍何邪曰周雖
以輕矣

景帝

五峯胡氏曰漢景以邳都甯成爲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
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
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爲天下
用何以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
刑以助教而已非爲治之正法也

武帝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
下便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
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欲討匈奴便把呂
后嬖書做題目要來掩蓋其失他若知得此豈無修文
德以來道理又如討西域初一番去不透又再去只是
要得一馬此是甚氣力若移來就這邊做豈不可末年
海內虛耗去秦始皇無幾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麼輪
臺之會亦是天資高方如此嘗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
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迹可見
他當時已自知其罪向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

大夫豈不善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
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德
民也深流澤滲漑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
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
經戾夫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
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
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未其辭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
固足以回天人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
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知悟者蓋甚有間秦穆

之誓聖人取其悔過列之於書予於輪臺之詔每三復焉蓋以爲存亡之幾所係耳此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後侈欲之幾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之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興利之源窒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維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向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使賴高文帝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予深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爲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之誦習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於力衰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萌故耳然則所以不至亂亡者其亦豈偶然也哉

潛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者不絕木漠不襲王庭則不足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紙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樂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爲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於蓬萊蛇形於海上

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
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
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
家之事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冀矧其實無有哉今徒
扭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其理之
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雖帝之力而可致如其無
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
亦可以已矣○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
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
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比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

代之宏規至帝武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
之士遂以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為故事夫武帝崇儒之君
子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國初淺近之規以為儒
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爵重封以激厲儒者
則武之美意人亦孰得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而自徒
步之中以明春秋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
則論者不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
者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為相後之為儒者孰不
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門一開而士

大夫之心術自茲盡壞矣况漢家以軍功立國必以列
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
儒者而不相則已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以登相
位乎何嫌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
也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恩澤
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而可侯則無
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
夫之氣習養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銳氣之可畏而
委靡巽懦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
周昌趙堯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旣非真
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
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
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
則奈何此變法之所難也

宣帝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
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
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
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
夫一群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爲義發喪之類做得也似好曰這箇還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又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

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蓋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爲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

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爲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爲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述高耳深考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爲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

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紀施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比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宣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刑民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不識其九也宣帝殆用此術間有為人欺處不宣他大體也

元帝

涑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言也天實剝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哀哉原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噫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乎

項羽 范增附

涑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殺其君不義之名明

於日月宰制天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逐其君以置其臣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龍湯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記至高祖謂項王有一范增不能用故為我禽常以為信然及讀項羽傳觀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亡也夫秦人齟齬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

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欲立楚後為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卒有弑義帝之名為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興亡處但看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歟三老薰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伏羲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薰公力也

蕭何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畫一之歌其法令

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臣身退之義貪冒榮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屢矣蓋高帝慢而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後者多歸之以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

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關已成乃自櫟陽徙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相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而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敢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劔芒角以清淨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惜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質何不能贊助遠追三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

可憾也至參但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所禍
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
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
矣

東萊呂氏曰蕭何始末殃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
要知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
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
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
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

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
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
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
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
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降
灌下以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
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
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
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
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霸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

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
此固沛公所以興也○問蕭何未央之營前殿建北闕
周匝三十重九十五步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
所宮門闈凡九十五壯麗如此宜高帝之所以怒溫公
譏其非元城乃以為蕭何堅漢高都長安之深意當從
何說為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
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機至其自夸壯麗令人皆譏其
無識不知何不欲其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
分踈姑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買田宅
自誇意同

韓信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而
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竒無窮所向風靡
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備武也又輔以張耳
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
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
其禁防闊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邪使敵人投間竊
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
有未逮歟

或問大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以
一敗而竟斃朱子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

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于中而手足
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張良

程子曰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
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
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
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或言正叔云人言沛公用張良沛公幾曾用得張良張良
用沛公耳良之從沛公以為韓報秦也既滅秦於是置
沛公關中辭歸韓已而見沛公有可以取天下之勢故

又從之已取天下便欲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良不為
高祖之臣可見矣此論甚好以前無人及此龜山楊氏
曰此論亦未盡張良蓋終始為韓者方沛公為漢王之
國遣良歸韓良因說沛公燒絕棧道此豈復有事漢之
意及良歸至韓聞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而王成之
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先是良說項梁以韓諸公子橫
陽君成可立梁遂使良求韓成立為韓王良為韓司徒
良以韓見殺之故於是又間行歸漢其意蓋欲為韓報
項羽也至漢高祖用其謀已破項羽平定天下從高祖
西都關中於是始導引辟穀有從赤松子之語蓋為韓

報仇之心於是方已故也據良當時說高祖燒絕棧道
然後歸韓此亦似有意使韓王成若在良輔之并天下
未可知良意以謂可與之爭天下者獨高祖高祖既阻
蜀不出其他不足慮矣不幸韓王成爲項羽所殺故無
以自資而卒歸漢也如高祖亦自用張良不盡良之術
亦不止於如此須更有事在其臣高祖非其心也不得
已耳○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
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稱之配
蕭韓爲三傑天下旣平功高者徃徃以才見忌疑釁一
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不克終竟以蘓醞蕭何

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殺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
成智隱不爾權勢視去權利如脫屣雖寄身朝市而
翛然如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矰繳不及方諸范蠡
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而不違
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

或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
朱子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
亦不出三年耳問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
繫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便
莫與項羽講解旣已約和即不可爲矣大抵張良多陰

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曰為韓報仇事亦是是為君父報仇○三代以下人品皆稱子房孔明子房今日說了脫空明日更無愧色畢竟只是黃老之學及後疑戮功臣時更尋討他不著○問子房孔明人品曰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然不黃老為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

遮蓋則其從衡說譎殆與陳平背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蓋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讎之義始終以之其狙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讎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見諸天地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之故予以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之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

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
帝故能屈伸在己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酈食其陸賈輩
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
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
守在義而不以利故爾嗟呼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
在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為真足以驕天下
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
英武而能虛己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
遠也已矣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及見諸將
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毋乃益其猜忌之
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
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
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
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
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生平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
此著具見易傳可玩未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
一筆勾斷○沛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

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
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三降將以拒
漢漢勢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死地也耶羽以
巴蜀為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
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
王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
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長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
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以安沛
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為死地也則蕭何張良之謀
是置沛公於死地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

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
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謂沛公耶其為三
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
三傑宜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
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
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見智
謀略同故蹙楚之效同孰謂關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善
乎史臣之論高祖曰從諫如轉圜也夫天下之勢成敗
未易料也見近者昧其勢而慮遠者審其勢蓋勢者成
敗之所係也一舉措之不謹則俄頃之間大事去矣方

羽之王三降將於三秦而王高祖於漢中也高祖蓋不
勝其忿而欲奮於一擊之間周勃等又從而從史之當
是時高帝死固未可保而何以成敗為也及蕭相國進
諫而高祖翻然改悟罷兵就國徐起而還定之如取諸
寄此豈有他術也知成敗之勢在已而已已能屈之亦
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
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
諫之初

彭越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禍莫大乎不明分分之不明由較材

程力之過也予觀韓彭之亡皆以此歟蓋西漢之初高
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一時名將非屠叛亡命輕猾
之徒則里巷齟齬布衣之交也其平居握手素非有君
臣等威也論其材力亦豈足相過哉天下未平而大者
已王小者以侯皆連城數郡一搖足則秦項之爭復搆
矣漢方收民於百戰凋瘵之餘而臨諸侯王之上凜乎
其猶蹈春冰而常恐其潰也故宜隙一開則羶醞隨之
矣嗚呼是豈知先王所以維持天下者哉雖朝委裘植
遺腹而不亂者亦有名義以正其分耳故君君臣臣而
天下治如將較材程力以疆弱勝負為君臣則天下之

禍何時已哉漢之君臣不知出此卒至相夷而不悟悲夫

或問司馬溫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耶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之家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卞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潛室陳氏曰彭越人物功勳皆非信比但其常以游兵出入梁楚間為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曹參

程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吏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以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宜其勇悍疆鷙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鬥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

有隙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
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忘一己之私
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
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為曹參
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所長至其
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婁敬

龜山楊氏曰婁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
謂冒頓在固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
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
與外孫孰與父子親也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
其何足恃哉然屬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
載之患惜夫

周勃

程子曰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
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
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
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
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降必令家人被甲執
兵而見此敬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或問周勃雖則重厚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家人持
兵自衛似未得人臣事君之義而班固以為漢伊周何
耶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然有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
左右袒迎文帝至渭橋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
之不去舉動安劉事特幸成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